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上海市井闲话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628711

10位ISBN编号：753262871X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上海辞书出版社

作者：阮恒辉，吴继平 著

页数：195

字数：23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内容概要

该书共约十万字，分别从上海人市井称谓、上海市井闲话、上海市井经济生活用语、上海市井中的婚恋用语等多个类别收录了大量上海市井闲话。

并通过这些“闲话”展现并透视了流行闲话与上海市井风情、与市井经济生活、与市井中的婚恋情态等之间的关系和市井上海人深层次的生存状态。

作者为沪语专家阮恒辉、吴继平，既有长久的上海市井生活经验，又积累有丰富的沪语研究理论，可以看出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创作了该书稿。

全文所收流行闲话极具代表性，凸显了上海市井语言诙谐、自嘲的风格。

对各词的溯源和阐释既实事求是、紧扣要点，又颇具深度，体现了作者个人严肃、正统的价值取向。

全文非以呆板的流行时间为序，而是在以上大类之下，以闲话家常的方式引出相关市井闲话，行文流畅，娓娓道来，使各相关闲话之间的转换衔接非常自然，在闲谈中将闲话一网打尽。

以市井闲话阐释文化，这样的切入点和行文方式本身就颇有市井特色，选取得当的市井闲话对于市井文化的阐释可谓“画龙点睛”。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作者简介

阮恒辉，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，1940年生，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多年来从事汉语及方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，1981年至1982年在日本大阪讲学，后在日本东方书店出版《上海话会话》《上海语基本单语3000》等。

回国后出版《上海话流行语辞典》《广告语言运用》《自学上海话》等。曾发表《苏北腔上海话的语音特征》《中山方音的南荫地区差异》《扬州腔上海话的语音特征》《上海宝山音系》《扬州腔上海话全浊声母的形成过程》《日语和上海话汉字读音的共时与历时比较》《语素组合教学与汉字解析》《上海方言与上海民间歌曲》等论文。

吴继平，1983年毕业于上海大学，曾从事历史研究与社会调查工作，对上海话流行语进行了一定时间的深入调研。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书籍目录

高级灰与白骨精——话说上海人 一 高级灰与基本款 二 百页包与打桩模子 三 上海男人 四 上海女人
五 新新人类 六 浆糊师与吃剩族 七 本草纲目与B拆开 八 排骨美女与卡门 九 撬客与臭盘 十 溜子与煤
饼 十一 玻璃瓶与野糊蛋 相关链接淘浆糊与劈硬柴——流行语与社会风情 一 上品与开大兴 二 胸闷与
装胡样 三 回头率与拗造型 四 葱油面孔与爱神 五 拇指运动 六 淘浆糊与劈硬柴 七 开大道 八 戳壁脚
与大路 九 通路子 十 轧勿熟 十一 贯烂山芋 十二 吃盒头饭 十三 武功废脱 十四 划玻璃 相关链接洋葱
头与背猪猡——流行语与经济生活 一 三光模子 二 斩冲头 三 三六九捞现钞 四 吊秤 五 保大洋 六 一
张分 相关链接秦始皇与第四者——流行语与婚恋性情 一 谈敲定 二 荤婚与素婚 三 花插插 相关链接
特困生与高四班——流行语与校园情态 一 特困生与麻辣教师 二 充电 相关链接内在美与小扁担——
流行语与事物指称 相关链接开司米与谁怕谁——沪语化的外来词语 相关链接附录 关于上海话语音词
汇索引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章节摘录

高级灰与白骨精——话说上海人 “老山东，一早就去买小菜啊？”
“噢，是老宁波！”

依搭小广东一道去早锻炼啊？

在上海的一些老里弄，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称呼：在“老”、“小”之后加上“宁北”（上海人一般称宁波人为“宁北人”）、“广东”、“江北”、“绍兴”、“山东”等籍贯名称。上海话里的这种称呼反映着上海市民籍贯成分的构成状况。

一百多年来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许多外地人来到上海谋生，使上海逐渐变成了一个“五方杂处”的大都市。

市区里外省籍的居民队伍日益壮大，而祖居沪上的上海“本地人”却反而主要集中居住在市郊了。称上海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移民城市一点也不为过。

据1930年的统计资料记载，当时仅江苏籍的居民就占上海市区人口总数的39.55%，而祖居上海的“本地人”却只占市区总人数的25.78%（《上海市统计》，上海市地方协会编，1930年）。

移居上海的外省籍人中，江苏籍最多，其次分别来自浙江、广东、山东和安徽等。

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里，上海的外省籍居民数量急剧增长。

以上海的杨浦区为例，外省籍居民已占到了全区总人数的92%左右，而“正宗”的上海本地人却只约占8%（《上海市统计总报告》，上海市政府统计处编，1948年）。

这使“上海人”成了一个比较“杂”的概念。

谁是上海人？

祖居上海的“本地人”自然是上海人，但大写的“上海人”实际上恰恰主要是由祖居不在上海，甚至不在上海出生，然而却长期工作、居住、生活在上海的外来居民组成的。

相对而言他们都是不同年代的“新上海人”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，上海人口数量逐年扩大，一批一批“新上海人”不断充实“上海人”的队伍，在他们融入上海社会生活的同时，也使上海社会文化多元性与兼容性的特征，即“海派”特色更加明显。

“五方杂处”使上海人之间既有互补，也有碰撞；既有互相帮助，也有互相挤轧。

在上海这个发展十分迅速的大舞台上，人们以自身的特征与技巧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演绎着一幕幕喜怒哀乐的人生大戏。

“五方杂处”也影响了上海话的变化。

从语音上看，上海话产生了籍贯性群体差异。

过去，在杨浦、普陀、闸北等苏北人比较多的区里，常常可以听到一种苏北腔的上海话；在虹口区四川路一带，居住的广东人较多，由此又无形之中流行着一种广东腔的上海话。

这种带“腔”的上海话也汇聚到上海话的流变中，只是它们在与“本地”上海话的混合发展中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，直至今日，一些中老年的苏北人、广东人、山东人依然说着带各种“腔”的上海话。

绝大多数上海人已非常习惯经过了“混音”发展流变的现在这种上海话。

不仅如此，上海话海纳百川，伴随着变革时代新事物、新现象的精彩纷呈，它的流行词语也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变化，不仅替代更新得快，而且它像一面镜子，生动而深刻地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和上海现实社会的世态风貌。

正是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各类角色都上了上海大舞台。

一 高级灰与基本款 20世纪90年代，在公司里，尤其是在外资企业里当上经理，甚至经理级以上职务的人，被称为“高级灰”。

为什么既称其为“高级”又称其为“灰”呢？

“高级”是因为这些人职位高，收入颇丰，买了房，驾着车，物质生活比较丰富高级。

至于“灰”，其实就是指“灰领”。

我们知道“白领”是指公司里坐办公室的职员；而“蓝领”是指技术工人或干体力活儿的。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经理级以上的人物属于管理人员，既不属“蓝领”，也不能完全算作“白领”，所以就被称为“灰领”。

说起“领”字来，现在的“领”还真是不少。

除了蓝、白、灰“领”之外，眼下又出了“金领”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外资企业进驻上海的越来越多，私有企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。

这些企业对科技精英与高级管理人才需求量大增，于是很多高学历人士以及海外留学归国的科技、管理人才涌进了这些企业，肩负起科研开发或高级管理的重任。

他们的贡献和成功，对于企业的发展和财富创造往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

因此，这些人薪水报酬很高，年收入一般都在20~30万元之间，高的可以达到50万、100万元以上。

因为这类人是精英，像金子一样宝贵、值钱，确实收入也更高，所以上海人就套用“白领”、“蓝领”、“灰领”那样的格式，流行起一个“金领”的词儿。

那个“领”字，本意是指衣领（上海人说“领头”）。

“白领”工作在办公室里，环境比较干净，很少接触灰尘、油垢，白衬衫领子不易弄脏变黑。

这跟“蓝领”不同。

操作工人所处的工作环境大多要与油污打交道，容易弄脏，所以他们会穿蓝色的或颜色比较耐脏的工作服。

至于“白领”中的骨干精英分子，那更是当今社会的宠儿，无论工作环境、收入水平还是社交层次都会让人啧啧称羨。

所以上海人不无调侃地把这类人叫成“白骨精”。

“白骨精”既然是各行各业的精英骨干力量，相对而言数量就不可能多得可观，否则就不值钱了。

因为这类人才吃香，所以在有些人才招聘会场内，会专门开辟高新技术人才招聘区域，地上铺设红色地毯，以示醒目与隆重。

但凡有资本和实力踏着红地毯成功应聘的人，会被人们戏称为“红地毯人才”。

与之相互映衬的一般人才招聘会场，应聘者走的就是普通的水泥地，自然而然一般性人才就被叫做“水泥地人才”。

能成为“红地毯人才”，受重视，礼遇高，固然可喜。

成不了，或暂时成不了，做个“水泥地人才”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。

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，所不可或缺的恰恰是大量的“水泥地人才”。

只要是人才，不拘一格地录，人尽其才地用，就不会浪费资源或妄为人才了。

说到人才，“老法师”就是一类人才，而且是老资格的人才。

近年来，“老法师”一词十分流行，频频耳闻于坊间的日常生活当中。

它含着尊敬推崇的色彩，指在某一方面极富经验、很有办法的有一定资历的人，或者就是某领域的专家学者。

他们精通或熟谙某门专业知识、行业规矩。

平时你遇到问题、棘手之事，常会想到去请教周围这样的“老法师”，且往往会茅塞顿开，颇有所获。

“老法师”在人们眼里是属于“品”和“识”兼备的。

若是光有“识”，“品”差一点的，直白一点说，就是“门槛”比较精，老于世故的，就被叫做“老积子”。

显然，“老积子”“识”同“老法师”，只是“品”相不同罢了。

旧时，上海人把江湖医生称为“郎中”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，“郎中”却被用来转指非科班出身或无相应学历，但确有实际本事的人。

现在有些用人单位过于迷信文凭、学历，不太赏识和使用“郎中”式的人才，于是，不少“郎中”们只好自叹怀才不遇了。

有钱人被称为“大款”，而财力一般，又没什么社会地位的普通人，则被称为“基本款”。

很显然，“基本款”是由“大款”一词反身引申而来的。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这两类群体的相同之处在于，他们都是由不同职业、不同文化程度、不同性格和对生活持不同态度的各类人群构成；不同之处就在于对钱财的持有量上。

正因为我国社会中最基本、最基础的群体是由这些普普通通的“基本款”组成的，才凸显出“大款”们的“大”来，要不我们不就已经走进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了吗？

在庞大的“基本款”群体中，其实还包括好几个层面，比如被称作“猪油渣”的群体。

猪油渣本是指猪油熬出后所剩下的油渣。

所以“猪油渣”被转指没有油水可榨的人或无利可图的事。

社会上有不少人经济条件很差，生活拮据，所以往往自嘲是“猪油渣”。

商家要是向这类群体推销高价商品，他们会说：“朋友，帮帮忙噢！

侬开错方子吃错药味。

阿拉不过是靠几百块辛苦铜钿过日脚，侬‘猪油渣’，侬没花头搵。

侬搵种生意么，去捉两搵‘大款’来斩斩‘冲头’还差勿多！

”（伙计，行行好吧！

你是找错对象了。

咱不过是靠几百块辛苦钱过日子、没什么油水的人，别指望了。

你这种生意，该去逮几个有钱的主当冤大头，那还差不多！

）除了节假日，每天都要上班的工薪阶层，他们被称作“上班族”。

其中虽然也包括了一些收入不菲或有头有脸的人，但毕竟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属于“基本款”群体的一个层面。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编辑推荐

侬好、阿拉、伊拉、乓乓响、老娘舅……侬阿（也）是上海人！

《上海市井闲话》分别从上海人市井称谓、上海市井闲话、上海市井经济生活用语、上海市井中的婚恋用语等多个类别收录了大量上海市井闲话。

作者以闲话家常的方式引出相关市井闲话，行文流畅，娓娓道来，可谓在闲谈中将闲话一网打尽。

侬（也）也是上海人！

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，方言中的流行语则更加突出的反映了该地域的市井文化，上海流行语是上海市井的一面镜子。

百余年来，上海逐渐成了一个文化兼容的大都市。

“上海人”是由上海本地人与常住上海的外省籍人，甚至外国人交融在一起构成的。

上海文化，也正是多元文化的结果，因此，上海话具备了兼收并蓄的特点，在保有原语言特点的基础上又始终与其他方言处于一种互动状态。

<<上海市井闲话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